

六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九目錄

辨

李屏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并前後序



吳越無伯辨

辨公孫龍子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

文彙二十七

辨

李屏山鳴道集說辨二十四則

并前後序

屏山之談道也多駁而少純而及其詆譏宋儒則尤爲已甚余藝黃文獻公以大儒爲之序又盛稱屏山雄才偉識庶幾古之立言君子予竊恐後之學者一切惑之而昧於持擇也始奮然操筆以與屏山爲難語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辨予亦不自量矣

迂客曰或謂聖人之心如死灰是不然聖人之心



如宿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淡而不銷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屏山曰野哉斯言聖人之心未嘗生死豈如宿火之乍明乍暗邪聖人之心如日月但以塵念蔽之如浮雲之翳陰氣之蝕耳塵念銷鑠而天光始發初無增損其有滅乎

愚謂聖人之心安有塵念蔽之哉武王之伐紂非利其地也周公之誅管蔡非忘其親也屏山真謂聖人有過乎亦寤語矣迂客宿火之喻出自揚子法言其說曰火用而彌明宿而彌壯蓋

卽所謂宗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義惟言晦則猶有所未愜夫無時而或晦者聖人之心也

迂客曰莊子文勝而道不及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青蠅變黑白者也○屏山曰莊周氏一响也隱然如迅雷之驚蟄蟲一吹也颺然如長風之振橐木糠秕二典而示堯舜之神四子不離於汾陽糟粕六經而埽仲尼之語一人方出於魯國大抵如達磨之倒用如來印耳比之青蠅不亦厚誣乎

愚謂屏山之言本於東坡以爲莊子助孔子者



皆實予而文不予云云然莊子之於道雖稍有  
所闕見而其說則不可以爲訓彼亦自知其爲  
謬悠爲荒唐爲恣縱曼衍矣而屏山必推尊之  
使與孔子竝宐其以迂宐爲厚誣也屏山旣左  
袒莊氏而稱其能埽仲尼之語顧猶稱孔子聖  
人得毋文予而實不予者與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屏山曰聖人有  
言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自天人  
自人鬼神自鬼神非二氣也江東諸子至以風雨  
爲鬼神此說出於漢儒誤解中庸體物而不可遺

一句訓體爲生故至於此予謂鬼神雖弗見弗聞  
然以物爲體而影附之不可遺也故洋洋乎如在  
其上與左右也

愚謂兩儀生而二氣具以人與鬼神言之則人  
者陽也鬼神者陰也以鬼與神言之則鬼者陰  
中陰也神者陰中陽也鬼神非二氣而何至謂  
以物爲體而影附之斯近於田夫市媪之談鬼  
神矣抑旣曰體物則物與鬼神本相附麗而猶  
以爲人自人鬼神自鬼神吾知其前後支離初  
無實見而徒欲以恍惚不可測者謾人自謾也



類彙卷三十九  
三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鬼相因之理屏山殆不足以語此

橫渠曰浮屠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其說熾傳中國雖真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冥然被驅云云○屏山曰孔孟云亾儒者不談大道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爲反噬之說亦弗仁矣夫

愚謂以佛書釋經在王文公蘇文忠公兄弟有之若橫渠則未也屏山厚加誣讟呼爲反噬不

亦狂且戾與

明道曰老子失道而後德等語自不識道己不成言語○屏山曰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也豈非道降而爲德乎

愚謂繼之者善此言物之稟道以生者無一非善非道之外別有是善也屏山以此爲老子解釋不惟支離而亦驢驘於遯矣

明道曰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旣活須有箇動作思慮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耳○屏山曰顏子之克己也先黜聰明墮肢體徑造坐



忘之妙然後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又進一階矣然孔子稱其庶乎者以其未能絕四

愚謂徑造坐忘之妙而視聽言動無一非禮是卽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也是境也孔子得諸晚年而顏子遽已能之乎顏子能之而謂猶未至於絕四吾不敢信也屏山後章又言心如死灰故知周萬物而不遺形如槁木故動容周旋而中禮以爲孔子所以鑄顏子者亦非克復四勿之本意夫說經而肆騁其臆博引子家之說以蠱經是爲經學之賊而已又張子韶言

顏子人欲都忘我心交喪屏山云云蓋與之同病朱子所謂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者也

明道曰好談鬼神皆是燭理不明傳以爲信○屏山曰鬼神五經同載千古竝傳雖吾夫子存而勿論者也

愚謂孔子嘗言鬼神之德矣又嘗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又嘗荅宰我問鬼神之名矣程子固失之而屏山存而勿論之說得毋厚誣吾夫子哉



明道曰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不  
會底只是美精神○屏山曰鳶飛魚躍者不知其  
所以然如人之應對進退亦日用而不自知耳  
愚謂此子思之直指道體也如屏山之云則是  
俗鳶魚爲喻矣屏山淡於佛學故其所得者極  
似宗門犁奴白牯之旨求諸中庸之費而隱豈  
有合乎蓋程子謂之活潑潑地若果能會此卽  
與大易之潛飛惕躍九門之浴沂風雩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何異惟屏山尙未之會故其談道  
術也如瞽者之捫籛而以爲日聾者之聞雷而

以爲蟲也悲夫

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屏山曰  
一陰一陽卽列子所謂非陰非陽能陰能陽者也  
見於外者善成於內者性仁者誤認以爲仁知者  
誤認以爲知百姓日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

愚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則  
吾聞之矣如曰誤認以爲仁誤認以爲知則吾  
未之聞也得毋有豪釐千里之謬邪夫仁知之  
見各繫一偏謂之見大道之全體則不可謂之  
一無所見亦不可蘇氏易傳曰賢者存意而妄



見一謂之妄一謂之誤此過於求道而不自知其流爲釋氏者也屏山之學蓋根柢蘇氏而又加甚焉原其所得類皆真空真覺之緒餘宐其與二程異矣

伊川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者○屏山曰禪與吾異彼自反焉禪與吾同歸之可也

愚謂禪與吾異不可歸也禪與吾同又何庸舍吾而歸彼爲哉吾知求道而已何爲乎禪之歸是故先儒有言曰爲善而襍於利者非善也爲

儒而襍於異端者非儒也

伊川曰太古之時人與物同出純氣爲人繇氣爲物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精明純粹所生○屏山曰此言乃異於三聖人之教乎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莊子曰天地與吾竝生萬物與吾爲一佛曰性覺真空性空真覺然則兩儀未判有物混成自有生天生地者天地焉能生我哉

愚謂天地之氣卽陰陽也陰陽交然後生物萬物旣生亦無不具此陰陽者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人非天地之氣所生將安從生哉伊川



之言於孔子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其說本自不礙而屏山妄牽莊佛云云以與孔子附會爲一旦莊子所云天地與吾竝生是則實有是理而引之以駁伊川則非其旨矣

伊川曰喜怒出於性感於外而發於中猶水之有波也湛然平靜水之性也或遇沙石與風爲波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豈有許多不善事邪○屏山曰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聖人豈以喜怒哀樂爲仁義哉學聖人之道者遂以仁義禮樂求聖人也

愚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夫仁義者性也靜之中已具矣喜怒哀怒者欲也必俟夫動而始熾焉乃謂有喜怒而後有仁義此蘇氏之論也與告子外義之學何異屏山旣推孟子爲聖人而訖不能確守其見顧盜竊佗人之緒餘以爲己說而左袒告子如是則大悖乎聖人矣

伊川曰有所忿懣恐懼憂患不得其正非是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屏山曰學者心中猶有此物而不動其能執持而



不動乎吾不信也

愚謂心難靜而易擾者也惟聖人爲能性其情苟未至於聖人則凡忿懣恐懼憂患之來決當返之於未發之初而審之於既萌之後務得其平而後已是所謂復性者也雖執持奚害焉如屏山之云則將任其一往而流而所以累其心者滋多矣聖人之教不然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然則勉強執持固下學所不廢也

伊川曰儒行夸大非孔子之言煞害義理○屏山

曰予嘗怪歐陽修疑繫辭今不奉又聞此語

愚謂儒行所載皆學術之麤者或疑爲漢儒所益或疑爲戰國時高節之士託諸孔子今獨歸咎伊川斯伊川之不奉也

伊川曰異端雖有可取非道之正也○屏山曰吾嘗鄰人之父鄰人亦將詈吾父矣

愚謂屏山揚莊釋而抑儒重如來而輕孔子是則嗾鄰人之父以詈其親也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嘗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曰



類彙卷三十一  
這箇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不是  
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屏山曰明  
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  
德如在其上左右三子各得一偏竟墮於或有或  
無若有若無之間予謂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  
無死非同非異人卽有形之鬼鬼卽無形之人心  
有卽有心無卽無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愚謂心有卽有心無卽無與橫渠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二者同乎異乎屏山前章旣謂人  
自人鬼神自鬼神而又謂有無在心蓋其平時  
疑畏鬼神太甚而訖無所主故其下語前後矛盾  
盾如此然猶自矜卓識而訶諸儒爲鶻突所謂  
不見其昧也蘇氏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物  
鬼也變神也鬼嘗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  
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  
魂爲神斯說也卽所謂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  
吾則取之

上蔡曰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  
難透○屏山曰釋氏以死生關爲難透名利聲色



其猶膚垢耳

愚謂死生關固難透矣然吾見諸方宗師雖見處卓絕而平時好名嗜利如入膠漆盆中者甚夥洪覺範所謂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藝屋爲榮高尻磬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爲作用此蓋古今同既始未可易視此關也安得遂等之膚垢而以爲易乎故曰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上蔡曰釋氏與吾儒須認取精微有非同非不同處○屏山曰精微之理無同無異

愚謂心性一也釋氏之所謂妙明圓卽吾儒之所謂虛靈不昧也然而存心養性其大段自有差別非同非不同處學者不可以不知

上蔡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佛氏不從理來故自不信必待人證明○屏山曰孔子游於方內溯流而上老子游於方外沿流而下至於瞿曇氏則無上無下無內無外無來無去亦無見處大包太虛而有餘細入微塵而無閒同天同人非天非人以其言大有逕庭故其徒必相訂正



愚謂聖人之道固不當舉佛如來以相技然而姑妄言之語小則物莫能破豈非入微塵而無閒者語大則物莫能載豈非包太虛而有餘者至於言動俱泯聲臭悉無斂之則藏於密放之則瀰於六合豈非無上無下無內無外無來無去者而屏山顧以是張王瞿曇云云不亦異乎且謂孔子溯流而上是則不知聖人而妄擠之也夫亦近於中風狂易矣

上蔡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屏山曰禪同於儒止在上達處矣

愚謂屏山每不喜下學蓋其豁達之見雄邁之才灑衍之學不能俛而屑意於此故其說往往窮揆極索橫鶩捷出而無所準則卒入於荒唐繆悠而後已抑知夫升高自卑陟遠自邇下學之功亦安可少也是故吾儒必先離經而後入於大成佛氏必先戒律而後訖於定慧蓋儒之與佛雖立教不同而莫不各有所謂下學上達者以俟學者之自得亦何必爭其異同離合紛紜轆轤而不已哉

元城曰所謂禪於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大



行若只認色相佛法之滅久矣又曰某南遷於平  
日諸儒及老先生得力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  
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屏山曰佛書精微幽  
隱之妙或祕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六經  
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眞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  
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祕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  
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  
愚謂太史公言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孔子未嘗不大孔子之道  
未嘗不高且明也顧必俟佛而後大乎屏山欲

尊孔子爲佛竊恐孔子知之必將听然而笑歛  
然而涕蓋傷吾道之衰而笑屏山之易於由言  
也吾故謂屏山欲尊佛爲西域之聖人則可欲  
尊孔子爲中國之佛則不可吳人有以伯呼其  
父者噫嘻父則父矣何伯之有

龜山曰儒佛淡處所差眇忽耳○屏山曰儒佛之  
軒輊不惟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  
之病也

愚謂程子云聖人主天釋氏主心上蔡云釋氏  
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



類彙卷三十九  
言情以此軒輕儒佛最爲得之釋氏之學於心性兩言初若無辨觀首楞嚴可見又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則似有心而後有性涅槃經云菩提之心實非佛性則又似有性而後有心蓋其異同差別如此 愚又謂程朱之於佛也本未嘗得其要領故雖昌言排擊不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甚至席之爲自私自利訶之爲占姦打譌疑之爲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怳怳惚惚傲幸一見以爲極致者則已幾於鍛鍊成獄矣故屏山得棗其隙博援佛經以反

攻之而屏山之學又原本於蘇氏恃其聰明之才加之以強悍之力辭鋒筆執翕張捭闔遂能盡取孔孟之語與佛近似者爲之彌縫附會於其閒陽推孔子而實陰叛其教必欲驅後之學者盡歸於浮屠而後已噫是何心也其殆程朱激之使然也惟龜山所論儒釋二家最得其平其說曰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晦菴曰天下事物之理無無對者惟道無對以形而上下言之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多寡



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真無一物兀然孤立者  
○屏山曰惜乎朱子之才未讀佛書也入楞伽經  
一百八句皆對待法豈止上下前後左右多寡此  
真死生心也

愚謂朱子之言至矣何屏山好爲呶呶也蓋朱  
子特舉上下前後左右多寡以明有對耳非謂  
對者盡於此也洵如屏山之云則楞伽一百八  
句果足盡對待法乎且死之與生亦對也朱子  
大儒於其所謂無對者旣已洞然了徹則其超  
死生也審矣而又何譏焉且儒者之爲學也不

重於超死生而在於窮死生之理此理明則修  
身以俟無不可者屏山以佛教難朱子是猶所  
謂吾父以爲不然也

晦菴曰莊子爲善無近名語或似是爲惡無近刑  
則尤悖理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巧其途  
以避禍小人而無忌憚甚矣○屏山曰莊子謂迫  
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當而不悔其理  
然也雖或以爲善而遠於名或以爲惡而遠於刑  
不以僞喪其真耳

愚謂此莊周氏學術之病也雖曲加分晰然而



惡果可爲邪嗟乎由君子言之則爲善不爲惡由小人言之則爲善僞而爲惡眞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必欲不以僞喪眞是將率天下之人相勸於爲惡也屏山誤矣 又按莊氏一書最合於佛如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卽首楞嚴與宗門意旨空屏山極喜之如屏山所謂不以僞喪眞亦卽圓覺不息滅妄心不了知妄境之說耳然則屏山祇知有佛豈嘗識孔子孟哉

某年三十有八始知學道閒亦誦法宋儒而芻及

禪宗之旨矣然以其才識之蠢愚姿器之陋劣求諸數年而於儒釋二者訖無所得惟其無所得於釋而不能窮佛之蘊也故不暇闢佛亦惟無所得於儒而不能入聖人之室也故復不敢援佛以擬孔孟推孔孟以附佛蓋嘗反覆思之儒自儒老釋自老釋道不同不相爲謀後之學者固不必攬水乳爲一器而溷縫掖緇衣爲一家也世衰道微士大夫方日趨於佛其痼已莫之能療矣而屏山又爲之推波以引其瀾益薪以揚其沸此某之所爲撫書三歎者也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夸狄不當有伯然則秦爲西戎楚爲南荆亦夸狄也何以遂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以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夸狄則夸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夸狄者也吳固

秦伯之後於姬姓爲長而越亦禹之苗裔杞旣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者介在鼃鼃魚鼃鼃之鄉宐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強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爲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於與吳爲會欲偕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爲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



如言偃既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爲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黜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儼然者三曰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予然後知吳之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爲吳讎吳人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則

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強敵故口實者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繇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紕曾子噫何其謬也殆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者也雖其說誕妄或不足以惑衆然而吾不可不論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爲衛人鄭玄又以爲楚人已莫知其真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



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年也龍年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爲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爲人妖與平原君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明言龍辨害道而顧倡爲孔子傳道之說何其謬也又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耶其必不然也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

者衆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爲荀卿或流而爲莊周禽滑釐紛紛藉藉皆異學也龍堅白之辨悖又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不死則孔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況可推爲傳道者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亦未嘗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閒當有兩公孫龍決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之言絕無據依者也劉歆七略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



五或謂秉卽龍也蓋其字子秉并附之以俟考

之言無辨於青忠隱於小知公孫三十四餘

公孫諸夷非一人其類皆一也其類皆一也

亦未嘗以善自隨忠亦非一也其類皆一也

非類人之心然則齊魯之類皆一也其類皆一也

若其間曰國公孫諸夷非一人其類皆一也

于其於亦當不與外類皆一也其類皆一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九終

周會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詞里周 靖

香泉 休寧汪繩武 按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目錄

說

麒麟異同說 并序

文與也字說

名字二子說

改過說 并序

忠恕說

治生說

北城募棺說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

文彙二十八

說

麒麟異同說

并序

聞山西太原民家牛產麒麟故說之

按郭璞注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

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

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非一獸也昭昭矣詩周南

吼麟之趾春秋紀西狩獲麟史稱獲一角獸若麟

然俱不言麒麟然則麟為祥麒不為祥也今概之曰

麒麟則未知其為麒與為麟與果為祥與抑不為



類彙卷四十一  
祥與不可得而究也傳之者失其實視之者昧其  
形也或曰麟信祥矣曷爲乎出於魯哀漢武之時  
曰此殆非國家之所謂祥也國家之祥以人不以  
獸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點以其字與也來請於予曰此先文肅  
公之所命字也點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點  
之義願先生爲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  
肅公之遺命則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爲學  
非有佗也曰性與命焉耳矣淡達乎性命之本然

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  
固既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必輕推而極之則  
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木之萼落而  
魚鳥之翔沅也煙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之流止  
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尼  
之徒所以飯蔬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  
天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  
曾之所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  
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  
之於中事物構之於外日夕遑遑焉馳騫於榮辱



得喪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予以萬鍾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也況望其有所得於死生患難也邪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胤不奉而遭罹兵燹其瀕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爲悔苟非有得於己而能若是乎儻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點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爲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點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名字二子說

予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蘅又次曰穗蘅與穗旣殤予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予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幹兩粲榮於庭或占爲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蓋欲其深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予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



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蓋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穀而有穀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予老且病而二子尚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爲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或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改過說

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爲是說  
魯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之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



幾而因循揜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佗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執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士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汜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執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棄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爲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爲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斂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爲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是卽一以貫之之說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卽忠恕而已矣之說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爲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爲食取絲而纁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爲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蓋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畝者也勞勞然春而播

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賈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芴及於圖書彝鼎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卒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費也遂盡席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況望其致富哉爲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爲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憊精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



尾舛互之病浩乎若禦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剽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澇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無勦說無雷同必則古咎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矣驟而告之以古咎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譎然而笑羣以爲愚且迂者乎嗟夫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

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者其死也宐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蟠氏掌除骹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旣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踦魂栖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螳小者爲



葬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嫗獨栖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涖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榻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藝子纘長藝子遂偕其友何子綦音查子王望傅子雨臣率余以助旣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蟾氏族

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骹置榻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榻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旣已爲骼爲骹矣而官始爲之掩埋益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骹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骹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蟾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



之而已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目錄

策問 題彙

代武場策問四道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

事題本覆彙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誤軍需事題本

覆彙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

文彙二十九

策問

代武場策問四道

問兵之勝敗存乎將之智愚勇怯而不在士卒之衆寡晉漢世祖昆陽之戰謝玄淮淝之戰宇文泰沙苑之戰類皆用寡以勝者也而王翦伐楚又謂非六十萬衆不可其故何與今天下大定然歲糜戶部之餉者猶至不貲則兵力不可謂不厚矣國家方鯁鯁然謀所以裁汰之術而中朝士大夫或間有異議豈兵遂不可減與抑今之將帥其智



類彙卷四十一  
勇俱不古若與抑用寡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與夫以奇制正以寡制衆是必有道焉爾諸子益試籌之

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之爲將者固非獨天子御之也外則制之以督府矣內則制之以兵部堂司矣摯其肘而責其必勝之道得毋稍與古戾與古者大將之在軍中也盡軍市之租以饗士卒以燕賓客軍吏而人主不之問也今歲餉俱有成額甚則月建之大小兵馬之逃竄死亾戶部皆從而綜核之安得有餘財以佐軍用與如欲寬其文

法則固時執之所不能欲厚其賜予則又財力之所不逮也將如之何而後可

問答蘇氏之論將也有賢將有才將而經則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也洵如經言此非至人不能果可得諸賢若才者與且嚴則必殺殺則疑於不仁知則必譎譎則疑於不信此五者其可得兼與爾諸子益抒所學以對

問尉繚子之言曰兵以武爲植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斯二者其可偏廢與今國家右武特命巡撫提督以下不相統攝其於駕馭之道則善矣



然考之於古如諸葛武侯之禦魏羊叔子杜元凱之拒吳王景略之破燕裴晉國之平蔡卽降而至於前明如威寧伯之治邊新建伯之下南昌類非武臣所及而古名將之中顧又有雅歌投壺者讀書通大義者能好春秋左氏傳者則亦未嘗不以文重也然則文武其遂區爲兩途與爾諸子效法古人非區區以膂力自命者願聞所以種植表裏之說

題彙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宐酌通久之規等

事題本覆彙

後題本不用此彙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得銀壹千玖佰陸拾萬兩天下兵餉共該銀貳千肆佰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肆佰萬兩而八旗兵餉王以下各滿官并京官外官俸銀共貳佰零捌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頒賚予征討出師等費不與云云查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年歲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逐一開明具題恭呈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



通倉廢見在漕米肆伯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  
漕糧參伯萬石新舊共柒伯萬石每年 王以下  
八旗披甲支米壹伯肆拾萬石尚餘伍伯陸拾萬  
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  
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查京八倉  
見在稷粟米壹伯參拾伍萬參千壹伯伍拾捌石  
零通三倉見在稷粟米壹伯貳拾捌萬石零二處  
其實在米貳伯陸拾參萬參千壹伯伍拾捌石零  
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漕糧除湖廣久  
經畱充兵餉外約稷粟米參伯零貳萬伍千貳伯

參拾伍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畱參拾萬石江西省  
改折參拾萬肆千柒伯參拾壹石十七年起運淨  
該米貳伯肆拾貳萬伍伯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  
也新舊共止米伍伯零伍萬參千陸伯伍拾捌石  
除每年 王以下并八旗披甲人役各衙門阜書  
太監匠役等項共該支米壹伯伍拾捌萬貳千柒  
伯捌拾捌石尚餘米參伯肆拾柒萬捌伯柒拾石  
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今科臣條議改本爲折  
誠從軍 國起見與臣等所題用意略同但積儲  
爲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糧關繫甚重



臣部祇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改折壹伯萬石本出一時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有水旱災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起運必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廢置不修河道淤塞不濬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暫將十八年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壹伯萬石外應如科臣所請再折壹伯萬石以濟軍需至疏稱改折漕糧叁伯萬石每石銀壹兩肆錢共該銀肆伯貳拾萬兩通漕糧船壹萬隻每船運丁拾貳名每名月支米壹石該糧壹伯肆拾肆萬

石該折銀貳伯壹萬陸千兩每船行糧叁拾陸石該糧叁拾陸萬石該折銀伍拾萬肆千兩又易米折芻輕齎等銀肆拾萬兩併省造船挑閘修廠諸費通計改折一年共約得銀捌伯餘萬兩云云查十七年漕糧止有貳伯肆拾餘萬石臣部題定糧米每石折銀壹兩肆錢粟米每石折銀壹兩貳錢多寡不等其通漕糧船共止柒千陸伯柒拾肆隻運丁或拾名拾壹名拾貳名不等共止捌萬肆千捌伯貳拾玖名每年支行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月支自肆斗伍升



起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玖斗起至壹石止  
共米伍拾陸萬捌千肆伯貳拾壹石折色之中行  
糧每石折銀自伍錢起至壹兩止共銀肆拾壹萬  
貳千捌伯陸拾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  
將行月正耗併易米折席輕齎各項款通盤打算  
改折一年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 旨後  
查照漕規請 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併各  
項款造冊題報可也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誤軍需事題本

覆稟

康熙七年  
二月題

臣等看得科臣劉某疏稱黔省需餉肆拾餘萬兩  
不過數府錢糧已足乃部撥江南江西地丁又撥  
兩浙及上元等八縣鹽課併本省襍項銀兩既不  
就近又太零星云云查各省最近費州者莫如湖  
廣但湖廣錢糧先行儘解雲南則就近省分別無  
可協惟有江西江南較之別省距費州差爲不遠  
是以將江西省銀拾叁萬兩江南省銀拾柒萬兩  
解濟先經臣部於正月撥餉時題明在案是不可  
謂之遠撥也至於原撥襍項銀伍千餘兩乃是以  
本省錢糧充本省之用儻不許撥給本省則此項



銀兩當於何處支銷是亦不可謂之零星也其兩浙及上元等項鹽課銀拾伍萬兩繫黔撫羅繪錦於上年十二月題請撥給見銀臣部欲撥七年分錢糧祇恐起解遲誤遂將六年所存鹽課俱屬撥贖見銀限文到速解隨據報解全完是俱不可謂之遠撥并不可謂之零星也又疏稱嗣後撥餉通計本省需餉若干卽將鄰省錢糧盡數撥給如有不足再撥他省云云查雲貴兩廣協餉臣部將湖廣江西江南河南等處附近錢糧派撥福建協餉將江浙附近錢糧派撥四川協餉將山陝附近錢

糧派撥此後儻有災荒缺額等項始將各省不拘何項見銀撥補每年正月逐一開列具題在案又疏稱州縣錢糧一經撥餉例於正月開徵今以一省錢糧盡行撥訖必至催科嚴急協餉原以兩限完解合無以二三限解足便民云云查協餉原限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又定限四月內完一半九月內全完此三五六七八等月原聽各該督撫陸續徵收報解總以照限解足爲期此繫臣部見行事例與科臣條奏約略相同應仍照例行可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目錄

神道碑 墓表

清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

道碑銘

清故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墓

表

清故 敕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宏興陳處士墓表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

文彙三十

神道碑

清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銘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佗方者遂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橫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遂適侯其子婺州刺史澄又封山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



故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爲台州府推官七年甫行取而直弘光帝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亾矣 王師入江寧公奔其官閒行歸鄉里久之經略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僊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佗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

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敝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鳧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悛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憇謝千等屢爲沂患

顧寧人先生曰

謝千在淄州未嘗寇沂亦未受撫也予因原行略有之姑存以備考公先後設策撫

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



之註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強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淡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柰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旣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

之族子無賴者陰與之通盡劫取太公家財而虜公爲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紫聞公名爲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克東不數月卽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益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旣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



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  
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  
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說合爲  
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  
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  
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弘文院修撰次進  
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  
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  
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  
大夫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袞黻相望公載世  
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  
一出畱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  
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  
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  
後

### 墓表

清故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墓  
表

自偃師南行二十里至景山有林鬱然有土崑然



是爲 敕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之墓公  
以孝謹著於家以文學聞於庠序以輕財尚義見  
信於鄉黨可謂才行純備之君子矣然竟用諸生  
終其身旣歿逾十年而叔子給事君賈仕於 朝  
然後能光大其遺緒而顯揚之知公者未嘗不深  
快其有子而又惜其不及待也公諱獻徵字某少  
治科舉業甚工及補諸生卽受知其長每試輒第  
一故雖不得志於場屋而試文一出卽爲邑人所  
師法尤以博洽見稱邑中後輩大半及公之門其  
文學益如此家僅中產而顧慷慨施予自密親至

於疏屬自賓朋故舊至於衢巷之人無不以公爲  
歸會歲大疫其病者嘗賴公乞醫藥以活其道殮  
者嘗賴公給棺槨以收而坎地爲冢以瘞里中諸  
兒有不能具修脯者輒爲設義塾有受貸不能償  
者輒毀其所書券平居杜門不關人事及直邑中  
諸大利害必侃侃爭於上官有司之前其輕財尚  
義又如此然公尤具有至性冬月居母夫人喪徒  
跣號哭兩踝皆凍裂至得痼疾而竟弗之顧也其  
臨事剛正不少詘遇人謙下無少長賚賤皆然而  
中實耿介不妄許可教誡諸子弟嚴而有方給事



君嘗以優人燕客公聞之艷然曰淫聲邪色可用  
恩耳目乎訶責久之給事君跪而謝過乃已蓋蘭  
氏三世皆習禮經知名至公益大肆力於其中號  
爲經師給事君初授經卽舉其說以告曰子欲修  
身善世必先自曲禮始蓋公之於禮固無日不誦  
於口亦無日不整施於家非獨爲章句訓故之學  
者也蘭氏祖相如秦漢閒相如孫某嘗徙陽城已  
又徙長子至明洪武初有諱誠者始家河南之偃  
師曾祖新蓋屋主簿祖芑縣學生以子賈贈奉政  
大夫戶部郎中考完人縣學生公晚歲以恩例遙

授訓導以給事君賈贈如其官娶曲孺人繼娶張  
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挺秀次挺粹皆縣學生秀蚤  
天粹拒流賊不屈死次挺達壬辰進士今爲吏科  
左給事中次挺偉縣學生孫男女十六人曾孫男  
三人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元年以避兵歿於鞏之  
謝砦遂橐葬其地康熙二年十二月始卜景山遷  
焉詳具給事君所爲誌中公旣訕於諸生故其才  
雖高其行雖甚備而輒軻失意訖不能有所施設  
搯置以達於遠邇而大顯耀於時此其尤可痛惜  
者也使不爲表之以永其傳則數百年而後一鄉



之後生小子雖有欲聞君子之風者其將何所考  
述哉故予於既葬之明年遂應給事君之請而大  
書以揭其墓之原云

清故 敕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今 上改元康熙之歲予友稽勳君張子蘊鄰手  
其先文林君之狀泣而告曰府君之獲歸淺土蓋  
幾二十有八年矣某不材不能光大府君之業季  
而躡致一第又幸而荷 天子寵命得以其爵秩  
下被幽壤惟是隧道之石至今闕焉無辭以刻敢  
用是請予辭不可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張氏世居

絲竹宋南渡後太師忠獻公浚嘗著功名於紹興  
隆興之間事載前史其裔孫有遷萊者遂爲萊之  
掖縣人至登仕公暉歷官鴻臚丞始以張氏顯於  
萊暉生濬濬生偉皆隱不仕偉生君父尚仁爲府  
學增廣生母陳氏有子男三人君其季也諱某字  
某自少學問長而以孝友稱母歿竟三年蔬食與  
伯仲析產所受產厚薄置不校也比年十歲卽以  
能文受知郡太守補附學生每上官試士輒誦其  
邑人而數困於秋試明崇禎五年萊城卒有兵變  
而君遂不免矣享年四十有九以稽勳君賚贈文



林郎河南府推官配遲氏後君若干年卒贈孺人  
長子含輝壬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卽稽勳君也  
次子德輝府學生孫男某某君謹厚長者與人文  
一以不欺爲主故雖爲諸生而闔邑士大夫下至  
里兒田家強悍無藉之人無不知敬畏君者家有  
故居在郭外地曠且僻居民率多夜警君築室讀  
書其中自若也羣不逞共劫劫舍遙望見室中鐙  
火知爲君告其徒曰此君子人也相戒引避夜分  
有彪出爲厲嘯於坐側君正色叱之遂不見訖不  
能爲害也至今邑中人猶嘖嘖道君佚事多類此

夫以君之篤學力行是宐生享貴仕不然而嗇其  
位者或豐其壽亦天道之恒也然考君始末宐修  
而促宐顯而晦軼軻患難遽喪其身豈天之所爲  
顯榮壽考者皆非此之謂與不然厚積而薄報其  
何以使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懼哉予滋惑焉先是  
崇禎七年葬君祿山之阡旣以遲孺人祔又八年  
而予始表之且作詩曰

赫赫魏公起自西鄙思陵阜陵載世毘倚中阨權  
臣未竟厥委亦越後人崎嶇東徙君實好修纘爾  
前美孰降閔凶血此掖水大命不延身殲家毀祿



山之阡尺六有咫拱木陳根骨肉歸此伐石刻辭  
永示來祀萊人過之必恭敬止

宐興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宐興陳少保公爲吏部侍郎以  
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卽位起左都御史以言  
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蓋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  
講學東林書院爲世指日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  
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卽處士  
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  
周禮部鏞資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

漓輒相與掀顙抵掌往復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  
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  
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  
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  
故憾文歡君父子爲好語諷君曰公子益從吾游  
乎吾能資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  
賢義兒阮大鍼久被錮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  
用公卿閒口語藉藉諸名士聞之曰懷寧起東林  
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鍼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鍼  
臯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



列姓名其閒檄未布而事泄大鉞媿且恚曰吾不  
識陳某何人乃魚肉吾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  
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鉞竄入其幕中人  
或爲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卽  
位大鉞驟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  
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  
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嫉笑曰  
死耳何畏大鉞訶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拔尉捕  
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  
釋君而竟傳致禮部於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

時諸名士屏居邨舍中者十有二年卒享年五十  
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  
戶濡首習爲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褰衣博帶出  
而嬰遨里閭閒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  
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晉東漢兩  
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  
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  
宋亦緣以亡焉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  
國家之不幸然亦爲士者好名尚氣之過也顧予  
見東南鉅公先生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



爲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  
弃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執之門者蓋有矣此  
孔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  
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  
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  
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察院  
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  
御史兆京女男維崧維嶺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璟  
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岳皆能文章而維  
崧尤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

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  
事降順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牽連書  
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

是爲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  
君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  
廟諸父若兄之間也殆可以不媿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佩清文萃只之間也故可以不數矣

吾之桂樹昔夢賦此不願映其於吾忠於文義而  
是為東林各日之干甲申歲鑠各日之榮新有歐  
無以素於吾之墓也曰

事判則天執喉車窺規人北京及之干壽率數書  
吾某際某風去其風三日負其父之官可陪主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目錄

墓誌銘一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

管烏金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清故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清故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清故臨穎知縣吳君墓誌銘

清故誥封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

副使加一級蔣公墓誌銘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

文彙三十一

墓誌銘一

清故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

管烏金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

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維李氏之先起家於遼其曰寧遠伯成梁者當前  
明神宗時治兵北邊嘗拓地數百里有子如松復  
繼起為大帥西平哮拜東援朝鮮前後事蹟備載  
舊史兩人者既皆名將而諸子弟往來行閒亦各  
以武勇自奮故近代推世將家必曰遼東李氏公



卽寧遠伯之四從孫也生而狀貌奇俊落落有才  
幹年二十四往游撫順外家會我太祖兵破撫  
順公被執至費阿喇地遂隸正黃旗久之又破鐵  
嶺衛鐵嶺四壘皆甌脫公招集遼之遺民使各復  
故業太祖奇公才授公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  
禽閒謀功進三等阿達哈哈番我師之入大安  
口也公從下遵化太宗卽命公據守之無何永  
平灤州遷安皆歸於我四城互犄角爲聲援與明  
相持者數月天聰三年春明人將謀恢復以全軍  
壓灤州而別遣將謝尙政等攻公以牽制我師

日夜攢礮箭薄城公開城門力戰三卻之最後永  
平灤州遷安諸將士皆拔師東歸而公城中火藥  
亦卒被焚衆匆匆思潰公急號於衆曰若輩移足  
一步卽殲於此無匹馬筋輪返者矣益從我計衆  
皆慄然受命公徐結礮引明官之降者四人以行  
而身自爲殿旣出關無一失亾者又別戰於次榆  
沱鹹十一人獲舟五艘礮傷公頷不爲動以功進  
一等阿達哈哈番尋命公任禮部左侍郎事當  
是時每旗以烏金超哈二人理諸堡砦猶未設有  
牛祿甲喇章京也公所轄曰沙河堡曰燕郎砦遇



歲饑公設法賑之所增壯丁數倍滿七載考太  
宗深嘉歎焉 賜公玄狐裘一進三等阿思哈哈  
番尋 命鎮蓋州 世祖入北京公從 豫王下  
潼關復從攻揚州破之招撫江北凡得十州縣及  
還特 命公提督陝西通省漢兵兼管四旗烏余  
趙哈昂邦章京自順治七年以來 天子屢有事  
於諸大禮既郊祀 太祖再上 昭聖皇太后尊  
號推恩舊臣進公二等阿思哈哈番繼又進一等  
阿思哈哈番繼又加一拖沙喇哈番皆予世襲公  
在陝西八年而乞告以歸歸四年而薨春秋六十

有三陝西自李自成之亂創痍未復諸劫帥方羣  
聚蠱起公一推心置人腹中秦人皆悅服公又以  
麾下無戰士數出金錢募之不三月得士四千人  
歲時椎牛市酒犒賚不絕然一有犯輒引軍法按  
治以故將吏爭效命諸劫帥中推北山郭君振耀  
州黃騎虎府谷王永強最劇公用便宜剽之遂次  
第就禽而急解散其餘黨三秦始大定至今士民  
謳歌之相率樹碑以表去思云嗚呼我 國家肇  
基東海奄有四方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麇  
集森列而公獨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與寧遠伯



之威名風采異世相望三十餘年之間凡七改官

階三癘世爵紀功檔子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

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播之制誥與古人所賜丹書金券

何異中朝士大夫雅知公者爭用唐代英衛兩公

相比擬以予綜核始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康熙

二年宮保公卜於六月某日葬公完縣檀山之原

手其行狀來乞銘予按狀公諱思忠字葵陽其先

朝鮮人明永樂中遷於遼東遂為鐵嶺衛人曾祖

潤祖成功贈某官考如樾贈某官夫人佟氏子男

六長榮祖任參領工部郎中娶宗室伯言兔貝勒

女次即宮保公蔭祖任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娶少保兼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鑲紅旗都統祝公世胤女繼娶

宗室內大臣色勒孫女次顯祖任隨征江南左路

總兵官都督同知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娶內大臣伯穆黑倫女繼娶白彥喇參

領吳爾恰海女次耀祖任佐領刑部員外郎娶大

學士鮑公承先女皆佟夫人出次似祖續祖尚幼

側室趙氏出女三人長適參領佟國璽次適伯都

統石公廷柱男某佟夫人出次適浙江都司金公



國鼎男某趙氏出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隴西世族著望於秦煖臂善射在漢不振桓桓英  
衛攀附龍鱗陰山耀武平壤勒功亦有寧遠繫公  
先烈名盛三韓左律右戊公也繼之遭時奮蹟介  
甲汗馬馳驟疆場 文皇 章皇予嘉乃績圖像  
臺閣書伐簡冊西土餘黎望公如歲公節往臨惠  
威竝濟險阻榛蕪且闢且刈公曰旋歸奏愷飲至  
赫赫戎公永作前光生爲干城歿侑明堂世勳舊  
德是實難忘後嗣載之久而益昌

清故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藝之裔又與予同年進  
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臯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  
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  
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淡水  
鳧沙鴈游沅下上爲都人士遊觀之所君暇卽登  
予閣裴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爲常其明年君得湘  
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  
臨別無惆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蓋以 天子方  
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  
遠或及暮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爲京朝官者



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宐在侍從清要之列予以  
謂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  
別爲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  
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  
固畱君候代代者不卽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  
謁選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  
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呐呐不  
出口而及其爲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  
湘鄉罹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  
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

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師孔  
道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彙集民不  
死兵而死役矣因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  
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邵陽大旱飢民散走至君  
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爲設策予之食  
蓋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  
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  
諱觀字顥若舉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  
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四  
世祖宋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



紹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聞於時銘曰

魯公子後其氏注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縣聯散四方於今纓芾遙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茲丘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清故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君諱仕字某正紅旗下人世家遼東國家陞盛京就設遼陽縣君蓋其縣人也先世用軍功得官祖蘭前明時中屯衛指揮使父有才以謹飭聞於鄉君長身頰面望之甚偉而爲人恂恂退讓有父風少以烏金超哈事太宗太宗方用師中國大凌河之役君力戰知名自是數出入行陣備著勞勩世祖卽位爲分得撥什庫尋授六品頂帶階昭信校尉尋又加一級順治十三年從征福建敗走鄭成功師還病卒杭州歸喪於京師春秋四十有六安人陸氏子三魁三畏予與君初不相知



聞蓋得之其從子刑部筆帖式三省者如此十八年三月將葬君京城東北宛平縣界中於是君之從父昆弟仲舉等介三省來請曰吾弟雖以武力自奮然能勤勞於國孝友於家仁且讓於鄉里雖全遼之人號爲讀書知道理者亦皆推異吾弟自以爲不及也今不幸中道以死苟非句一言以寵之於幽則是舉等沒吾弟之實而無以昭示其子孫也予方辭謝三省又言曰吾王氏之役於本朝者三世矣自天命天聰以來 國家佐命偉人下及鞍馬騎射高上勇力之士林立麻列然得如

吾從父之材幹者固僅僅也惜省於是時尚幼不能周知其始末所得於遼之父老與吾伯仲昆弟者特其略耳至於摧鋒陷堅禽生馘級之數則兵部尚有檔子可考也然亦什不存二三矣嗟乎吾從父之歿訖今不過五年其上距 太宗皇帝之世亦不及二十年然省之所習傳止於如此使更歷數十年則世愈遠而事愈微省恐其有時泯滅而絕無一存也豈不可痛哉幸而辱爲之辭不獨以耀於子孫亦庶幾傳之永久也已予嘉其言之質而悲也遂爲銘銘曰



東海之瀕有龍出水羣攀其鱗雲翔颺舉君也烈  
烈提戈策勳馳驅 王事竣而有聞不佚前光以  
貽後昆於何徵之視此銘文

清故臨穎知縣吳君墓誌銘

故臨穎知縣遼陽吳君來亨字康侯予同年生也  
當舉進士時予嘗識諸稠人中其後絕不相聞既  
而予以刑部郎謫官北城始識康侯之子雯問康  
侯凶恙乎則歿久矣比二年雯凡再至京師數爲  
予言家有老母弱弟貧乏無以自存故四方奔走  
以謀衣食言竟意慘慘泣下予於是深憫雯之志

而重悲康侯之不卒也康侯一名允升既第後改  
今名始年數歲時其大父都司僉書三仕官雲南  
父光國與康侯從行僉書公戰歿於賊而是時適  
傳 清兵破遼陽父遭喪不能自立又日夜念其  
家乃屬康侯於逆旅主人獨身北還康侯居旅舍  
中每憶父輒發篋中書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  
聞其聲詫曰比屋無書生此何爲者因忝訪康侯  
一愿穉子耳既相見盧先生者頗易之問讀何書  
曰漢書也質以書中疑義荅之如響盧始大駭引  
康侯歸置之旁舍予飲食益教以讀書歲餘父復



至雲南乃挈康侯僑於臨清已又僑於薊補諸生  
日益有名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逾五年選蒲州  
學正又五年成進士其明年吏部方授臨潁而康  
侯已前歿不及見矣康侯娶塗氏子四人妻其長  
也次霽次霽次霞女二人長嫁陳發次嫁劉麟書  
以明萬曆某年月日生以順治某年月日歿於蒲  
壽四十六卽以其年葬蒲城東五里之峩嶺阪先  
是康侯之在蒲也有誣蒲諸生爲盜以求賄者康  
侯言於上官悉解遣之蒲自兵亂後人士力學者  
無幾康侯所以獎勸具備由是蒲人皆興於學嘗

攝滎河縣事有惠政旣去而吏民思之不忘蓋康  
侯亦嘗慨然欲自效於世矣然所表襮止此康侯  
固遼產遼人甫出兵燹凡隸籍八旗者無不披甲  
汗馬立取通侯之印次則建牙開府出爲大官子  
弟席父兄之餘寵亦無不狗馬服飾自娛者康侯  
固不牽而當羈貫之日往返萬里外至於坐死而  
猶敲陋窮餓寄食佗境何也平居俛首章句把筆  
弄紙墨爲文章世方尙武亦旣與之左矣復不牽  
而纔致一第乃欲區區俗一命之爵升斗之祿以  
榮其身而飽煖其妻子而訖不可得又何也或謂



天實使之然則天之隕康侯遂至此極邪豈康侯  
才行曾不能與遼人下中者相頡頏邪何其貧富  
賢賤修短區絕如此也或又謂此天之未定者也  
嗟乎使必遲而久之以俟天之定則吾康侯之冢  
木拱矣其肉已啗其骨已朽矣天其如康侯何康  
侯又如天何方康侯之葬也諸孤幼未暇乞銘於  
人至是予始應雯之請追次其所聞以悲吾康侯  
而愍雯者如此實康熙八年二月某日銘曰  
寧爲善而窮乎抑不善而通乎寧有聞而短折乎  
抑無聞而壽且寧乎康侯安自知之矣已乎已乎

謂必有後庶幾其可望乎

清故 誥封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按察司

副使加一級蔣公墓誌銘

公諱應麟字瑞之世爲金壇著姓以長子副使君  
賢累封至大中大夫福建巡海道加一級如副使  
君官予與副使君同舉於鄉又嘗爲同榜進士又  
嘗同官於刑曹數相親善雅願登公之堂拜公於  
牀下而未獲遂也去年春副使君來吳下訪予於  
里居一揖外敬問公起居無恙乎君謝曰然飲食  
笑語雖精強少年弗如也頗用是相慰顧不逾歲



而赴至矣副使君屬予銘公墓予奉得藉是以償夙簪之願遂告使者曰某宜銘按狀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繼祖考諱棟公甫弱冠而孤事母某夫人最謹而與弟應鳳相友愛弟蚤夭撫其子視己子不少異也爲人倜儻有英氣見重鄉里里人有公私事不能決者得公一言輒解家故非饒雖逮於賢顯矣然其儉繁卒如曩時而性尤疏財喜施康熙初 詔遷沿海居民於內地親故流離待公舉火者不下數十家公皆周恤之無倦色副使君守廣平公挾一奴賃驢往游其地君悉導從郊

返輒手揮之語君柰何勞苦女民爲旣入官署所進食飲或微腆則慨然不樂晨夕惟舉肉一臠蔬一器而已其在福建亦然居嘗教誡副使君率諄諄於廉平兩言故副使君後先政績爲南北循良稱首所在士民凡知有公者無不尸祝而頌副使君其被副使君之澤者又無不尸祝而頌公也嗚呼吾嘗見世之爲封公者矣苟不用關說干請武斷爲能卽觴豆舞歌日夜放焉而不知反用以娛其遲暮已耳如蘇明允所謂輿馬婢妾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動搖官府蓋比比皆



是也以公之賢夫豈不足風世乎哉配許氏累封  
淑人甫歸公而卽秉家政綜理內外井井自君姑  
以下皆稱之暮年猶拮据操作以爲諸子婦先子  
姓或跪而諫不少動也故能佐公起其家公卒於  
康熙十三年三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淑人先二  
年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副使君寅順治  
乙未進士累官至福建巡海道按察司副使次寧  
宐案皆諸生女若干人孫男女若干人副使君卜  
於五月某日合葬某鄉之某原其距公之歿三閱  
月矣或曰葬不已急乎予應之曰非也禮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士三月春秋列國之君葬不以時則  
孔子譏之不及時者謂之渴葬過時者謂之不能  
葬喪服小記亦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然  
則遲之以至於久此固人子之深引爲臯而拊心  
蹙首者也後世溺於陰陽家趨避之說其不能葬  
也多矣得毋蹈孔子所譏記禮者所痛與若副使  
君之襄大事也不曰知禮不可也用敢牽連書之  
以告凡爲人子者銘曰

溘之積之兮以啓哲嗣惟此君子兮有穀是詒父  
也播之兮子則獲之子也獲之兮父則食之家門



誥誥兮章服施施積善之慶兮獲報其宐報以介  
福兮何不耄期生有餘榮兮歿有遺思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目錄

墓誌銘二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葛君方干墓誌銘

竺隴山人墓誌銘

朱君子衡墓誌銘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四

文彙三十二

墓誌銘二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

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

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即位於南京於

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

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

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繁有徒至於恍



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執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躋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爲一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閣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梟以是格贈蔭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搢睜長歎以爲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師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

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饟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爲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旣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己之促公歸也懼得辜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



類彙卷四十四  
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畱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衆或諷公寇漢矣益循故事出竟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亾呼吸柰何藉口解任以自僂哉遂誓士民棄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

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執不支麾下士欲劫公忝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署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戕而弃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槨葬於南門外之東岡我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焮



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  
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鑿乎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公旣  
奉旨解任宐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臯竟上可  
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爲後圖亦可也而  
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  
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虬蟬子之援張  
空脊裹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  
而不顧誑之以死亾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  
是豈倉卒所能辦哉公蓋繫宗王文成公之學至

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卒而名成功遂享有封爵  
則爲文成不卒而身死國裂委尸溝壑則遂爲公  
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鈞也方公爲舉子得文  
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  
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  
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  
問澆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  
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  
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媿所學者不  
負君父卽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



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誠大有閒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贈某官出嗣於姑因冒姓陳氏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陳姓公既賚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爲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爲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

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我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爲上官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奉幕府戮力敢相戾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賚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賚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賚監體不詘則爲凶德職等體



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輿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賓主意庶幾輿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審審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召見於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

而後能強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輿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指右梧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爲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楚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旣已爭光日月而彼小了織人蠹國僨宗之餘乃復覩焉面目騁私意以詘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  
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燁國子監生淑人  
出方炳方炘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  
出方炘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  
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爲行狀敘  
公官政甚具予略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  
公曰

公乎歸來鴈門岌業道阻修些河流滂泮蟠蛟蚪  
些歸來歸來勿久畱些公乎歸來繫土三尺馬鬣  
封些蒼松檜檟森成行些歸來歸來棗雲龍些公  
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豚兔臠襍胾些  
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  
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此石可泐名不  
可泐些

葛君方千墓誌銘

崑山葛生悌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  
原來謁予而請曰灑中不牽甫四歲而吾妣與吾  
府君相繼卽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  
其不獲記憶審矣牽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  
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蓋無不敘



說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執友則皆曰其與人文也耿介而不諧於俗端方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灝中以爲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無以爲依長無以爲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饒益也又將有外侮內難瘵隙交訐之虞焉而三尺之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

難勞瘁而有天不得已者於此也予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感額矣其忍爲吾子銘其先君乎悌明復請曰灝中事先生久敢率以是累先生予乃曰咎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聊人輓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於輓父之母也不旣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也予不可以固辭遂敘而銘之君諱雲蒞字方千崑山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卒會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曆某年



進士仕至某官父某某官子男一人灝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上彼高敞虞山之趾鬱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剝乃亨行復爾始

竺隲山人墓誌銘

山人姓文氏前明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長子也君嘗爲諸生又嘗用文肅公蔭當得左軍都督府都事矣今不稱稱山人者成君志也先是文肅公賚顯文氏之族往往招致賓客盛聲伎

自奉又數結納上官及中朝諸賢人藉執力相援重四方車騎日夜到門交關不絕其名遂傾東南而君廁其閒泊如也雅好法書名畫時時與故人清坐屢翫從容竟日而已於是吳中士大夫皆曰文肅公有子文肅公既歿君益鍵戶自奮於學其後九年江南內附君同產弟棄死於難君之家遂破傘得脫身兵刃閒意頗不自聊乃挈其室徙廬文肅公墓下墓在竺隲與天池山相去可一里林石幽峭號爲名勝地君居而樂之慨然曰吾將老焉故自稱竺隲山人幅巾布袍襍樵夫釋子爲侶



閒有狎君者君不以爲忤暇則課其子時蔬采椽實以自給與城市人絕不相知聞蓋君晚而所遭連蹇其志益浩然如此於是吳中士大夫又皆曰文肅公真有子矣凡二十餘年竟卒於竺鵞君性廉介文肅公旣枋用有飾金珠爲君壽者君急以書謝遣之洞庭富人有冤獄餽君白金三千兩求爲直之君揮其金而棄閒以微言諷有司其冤得白然富人竟不之知君亦未嘗有德色也少侍文肅公京師游諸公閒數聽其議論遂悉諳萬曆以來諸故實每對賓客子弟輒侃侃言之咸有據依

旣居山中乃出其所得著書十餘種其尤著者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凡若干卷君之卒也予愛慕其書屬君之次子點命攜以來謀爲君彙而刻之江寧而書已散軼點方購之未得也君諱秉字孫符娶申氏廣西右參政申公用嘉女先若干年卒子三人長然次卽點又次煦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君卒於康熙八年二月某日壽六十有一諸孤以是年十一月某日葬君夫婦竺鵞之新阡距文肅公墓道若干步文肅公諱震孟天啓中及第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



士嘗疏劾逆奄魏忠賢最後又與同官溫體仁論  
事不合在內閣不滿百日而罷士大夫所謂東林  
黨人者也其先有衡山先生者以文章德望見推  
重於世衡山二子彭嘉君蓋彭之曾孫云銘曰  
竺陽之中兮可以栖止有泉泠泠兮白石齒齒弃  
彼溷濁兮敝屣不啻生隱其間兮歿復歸此顧瞻  
文肅兮儼臨於前乘雲駕風兮懍懍後先貽爾來  
昆兮維德與言吁嗟乎是父是子兮終古弗泯

朱君子蘅墓誌銘

君諱某字子蘅姓朱氏先世自吳江徙居浙之秀

水明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恪公諱某之孫楚雄知府  
諱某之子也母曰徐安人生母蔡氏君補縣學生  
數赴秋試不利最後怫鬱不得志以卒卒於康熙  
二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三當君之少也文恪  
公方秉國政聲望赫然而時東南全盛吳越賈  
公子孫爭以結納賓客相高或溺於聲色飲食翫  
好爲游閑之風其最下者往往把持有司數爲人  
關說以夸耀其鄉黨而君皆恥不爲也布衣蔬食  
怡然自適非雅相故者驟見之不知其爲文恪公



孫也文恪公故以清慎知名於朝歿之日家無餘  
貲楚雄公繼之益謹守其家法故再傳至君而其  
貧日甚雖名爲累世貴顯而實則與寒士不少異  
爲人循循儒雅篤於孝友所交皆賢士大夫與之  
處者未嘗見其喜愠而至於取予進退則又毅然  
介而有節文恪公當陰一孫以予君君讓不受叔  
父某富而無子君次當嗣又不受悉以推其諸弟  
浙江巡撫某者君之友壻也或勸君往見之君固  
避不往蓋其好遠權執多此類少善屬文文恪公  
於諸孫中最愛異之工行楷書能畫山水竹石爲

董文敏公所稱性尤喜弈嘗期故人於闔行遇善  
弈者與畱逆旅中久之失其期乃大困而返而君  
亦不以屑意也明亡意頗不自得太息曰吾老矣  
尚奚以諸生爲哉卽弃去而旁習天文醫卜諸家  
之書逾數十萬言盡通其術晚歲鰥居雖書畫亦  
屏不復爲惟典衣沽酒從容從善弈者游時時寓  
意於弈以自遣而已識者謂君之所志固未易可  
闕也配唐氏先若干年卒卜於某年月日合葬某  
原子彝尊彝鑿彝玠女壻周吉亥陳忱吳周瑾先  
是彝尊彝玠皆出嗣諸父後彝鑿天無子於是以



彝玠子德鉉爲之後彝尊好學有文今年秋與予  
定交京師予竊謂君之葬也彝尊宜自爲之辭如  
柳子厚之表先侍御歐陽文忠之表瀧岡阡者以  
發揚先人之志而傳示其後人庶幾可以不媿顧  
不自爲而以屬予予則非其人也銘曰  
嗚呼自君卒而浙中諸名士咸慕思之至相與立  
私諡曰安度先生且謂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夫  
亦足以概君之生平矣傷哉斯人不可復作有崇  
者丘幽魄所託旣固旣安維千萬年維不辱爾祖  
以克永其傳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四終

墓誌銘

顧母何氏墓誌銘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四終

類稿卷四十四

三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目錄

墓誌銘三

鄭夫人墓誌銘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孝貞女墓誌銘

閔宐人墓誌銘

亾弟南書墓誌銘

亾兒蘅瘞誌

第五女墓誌

乳媪徐權曆誌銘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

文彙三十三

墓誌銘三

鄭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湖廣江陵人義王旗一等阿思哈哈  
番鄭君國允襄之妻也父某母某氏年十七歸於  
鄭君子男五人致知致仁致義致禮致和孫男一  
人慶先是予友曾子庭聞葉子星期至京師數稱  
述鄭君遂得從鄭君游聽其辭甚明辨視其揖讓  
進退皆嫻而有節予然後知鄭君賢也已又飲其  
家察其戶庭埽除甚周既就坐嘗其酒甚旨而肴



核果蕪無不豐以潔者予然後知微獨鄭君賢其夫人亦賢也始鄭君從僞秦王可望在河南輒與夫人偕可望既敗率鄭君間道來歸世祖封可望義王而爵鄭君旗下夫人亦受今封享其祿食殆十年矣當夫人之居軍中也能佐鄭君以寬故鄭君馭衆嚴而不殘其至京師也又能導鄭君以禮故鄭君交士大夫雖丰采雄岸而未嘗有旗下拳勇鬪競之習於是夫人歿而鄭君思之曰孰相我也其内外大小曰孰庇護我也凡同旗之女婦與鄭往還者又莫不曰吾屬其安所矜法也蓋旣久而哀且慕者不止則夫人之賢可以槩見矣夫人卒於康熙五年十一月某日享年四十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某縣某鄉之阡銘曰

冠帔肅肅維身之章也子孫振振維家之慶也所邁逢者如此而終於不克享曰有命焉殆不可強也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吾邑顧公君升之改葬也其長君開林旣乞牧齋錢先生爲之誌若銘及祔其母何孺人則又介吾友盧子定三命予誌而銘之予惟牧齋先生在前



明絜有譽望家居則以文章爲耆宿官中朝則以氣節爲黨魁凡所譔述皆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故能爲顧公重若予則淺學鄙儒自分見弃於鄉曲有日矣顧欲使操筆附牧齋之後得毋覲然汗顏也與而定三猶督之不已於是手開林所作行略讀而太息曰予何能爲孺人重若孺人之行則足以重予文矣當孺人旣歸公公病疫將革羣醫投藥不效孺人晝夜涕泣爲焚香顛天願以身代疾遂有瘳孺人亦無恙中外知者悉傳述以爲異其後復與公相莊者逾二十年然則孺人之迫而

顛顛而應也果偶然邪抑其誠足以動天而夙簪之孝敬足以格幽冥邪吾舉不能知也然嘗考之於詩矣彼葛覃之躬節儉螽斯之友男子采芣之共祭祀樛木小星之不如忌降而訖於草蟲野有死麇之守禮自將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非有奇節高義足以震駭時俗孔子猶錄其章句以首十五國風而爲舉世勸況乎孺人之行卓卓可道如此豈非聖人之所深嘉而極予者邪惜乎當世旣無孔子吳中士大夫亦未有表暴其事以見諸詩歌者而賢如孺人則又不可以無傳也故詳述之



以塞開林之請庶幾予之文其得藉孺人以重與  
行略又稱孺人善持門戶米鹽熾碎具有程法歲  
時周恤其嫠妹至老無怠色此蓋佗女子所難而  
在孺人則皆細行可略也顧公諱世竣君升其字  
長洲歲貢生世系詳牧齋所作誌中孺人祖一貫  
吳縣學生世所稱仁孝王少湖先生高弟也考思  
佐妣楊氏子男二人長鞞卽開林長洲學生次芳  
菁康熙丙午科舉人女五人壻某某孫男十一人  
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三十人享年七十有五墓在  
陸墓之寥字圩銘曰

金滕之冊周書是載維臣於君爲壇請代亦越女  
師以事所天其誠感神與之偕全餘慶縣縣詒爾  
孫子濡染詩書蟬聯奮起佳哉寢丘有柏有楨有  
楸有松同穴於斯如金石之固以不騫崩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旣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  
交相重複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  
少而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旣庭之家旣庭愛  
之許以其女配焉卽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  
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



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  
卽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旣庭奇女  
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  
之有求昏於旣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  
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  
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  
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  
塲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予爲甫草解  
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  
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

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  
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  
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旣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  
變也若旣庭之女之爲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  
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  
變者也夫旣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  
禮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  
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予奪相  
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道息女德不貞  
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



故婦道卽女道也旣庭之女之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勇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旣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死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諡孝貞云銘曰  
簪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壘史其烈旣均其氏復同矢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刻用警頹風閨房之則

閔宐人墓誌銘

宐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明至大官旣生長貴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舍壽至六十有三不爲不幸矣然旣歿幾無以斂將襲問飯含具徧撿其笥篋求銖金碎璣無有也沂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邠公本貴公子中歲浮沈公車逾二十年纔爲縣於章丘又以非臯被劾方事急時所擲僭兵餉若干兩有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宐人適家居盡庠其產以償而公始得歸歸又爲姦民叩閹者所誣上官移牒江南索公置



對捕者夜半到門老幼皆張皇走匿宀人內憂公獨涕泣辦裘握手與公訣其事雖得白而宀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文游在坐輒呼酒爲笑樂而橐中實無一錢也宀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典貸猶誠侍者勿使公知公有陂田三頃雖豐年然悉所入以佐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闔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叩歎而已微宀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瘵屢發藥裹湯餌之屬皆資宀人宀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也哀哉宀人始祖珪累官刑

部尚書諡莊懿祖某贈某官考宗德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宀人旣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歛歔泣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出女一如己子中外皆以爲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天元綱國子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僕何皆元綱出先是沂州公猶未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酌酒與人路毆走謗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戶者尤橫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偕以中公遂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



而公之家始落矣或語宐人以族子事者宐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慎勿置齒頰閒嗟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子弟爭一錢之積往往面頸發赤戟掌相詬罵至終其身決絕不顧有弃千金如唾涕者乎若宐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宐人於某鄉某原顧語從子琬曰女宐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女搢辭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柰何於是又爲之銘旣以慰宐人且解沂州公之悲云海南

公諱某官至廣東左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其銘曰

死生去來猶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艱我惟宐人洞教與禪誦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抉根原心手口如詎假言詮食飲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會何戀焉老蠶蚩蚩吐絲自纏獨返於真宐人則賢

亾弟南費墓誌銘

此吾季弟南費之墓南費姓汪氏名珮一名瑛吳縣附學生每試輒高等知名於時不卒年二十八



天父元御府君前明丁卯舉人 皇贈刑部郎中  
母徐宐人娶王氏無子與南賚相次歿以仲兄搢  
九子涵質爲後搢九又無子涵質復歸後其父於  
是距南賚歿十七年而其兄琬葬諸姑蘇臺之西  
麓且爲文哭之曰女夫婦其遂不祀邪欲以吾子  
後女則吾生子又鮮欲別立佗房之子則涵質受  
女之田宅久矣中間不能謹守或轉而售諸異姓  
者且半矣佗房雖有子其冝空手來爲女後邪此  
吾所不敢望也涵質幼鞠於女婦蓋嘗服女夫婦  
三年之喪矣如此而不能有女之寸田尺土女夫

婦其安乎顧欲奪涵質之有以授佗房吾又不忍  
也不得已姑俟涵質生子而後徐議所立使女死  
無知則有後無後等耳如其有知其能曲諒吾心  
否邪旣已哭之乃申爲銘以先府君墓碑未樹不  
敢刻諸石朱書於輓而瘞之銘曰  
少則孤長則病歿又無子曰何以瞑嗚呼天乎奚  
才之豐而厄於命乎

人 凶兒 齋 瘞 誌

兒小名齋予第二子也母袁安人兒生而娟好警  
悟異常兒甫能言婢負之行通衢聞見諸生釋菜



者用鼓樂旂幟道迎兒指語婢曰吾稍長亦當如是三歲母袁教之誦詩略能誦關雎以下數篇及唐人絕句詩暇輒爲予誦之其音琅琅可聽每過庖舍家人或箕坐謾語兒必訶禁之不悛必誦母袁加鞭笞自是諸僮僕畏兒若成人然兒有二妹曰四姑慧姑四姑少兒一歲其所出微也兒撫視之獨不肖異佗妹母袁閒賜果餌必分授四姑度相當乃已兒之穎異皆此類也順治十二年冬予還自京師家貧多負而女慧姑復殤於痘予夫婦質衣服簪珥以斂用是益大困會歲且暮天寒大雨雪兒甫五歲予不能爲兒易新衣猶衣故敗絮遂中寒疾明年春痘發於頤越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寢人玄冠絳袍率兩童子徑登兒所臥樓挾之去及寤猶聞下樓履聲隱隱而兒遽死矣先是予家數有怪牖上屈戍不風而搖若有人震撼之者兒所戲竹凳弃壁閒無故自移踰故處十許步醬甑忽墜地破裂砉然有聲予嘗考之於傳凡物自動爲木沴金自壞爲金沴木皆不祥也於是不一月而子女相繼殤死嗚呼亦可哀已兒生於八年三月某日死於十三年正月某日瘞諸鄧尉山先



塋之次而遂爲之誌

第五女墓誌

當予諸生時予妻袁宐人舉四女後先皆塲旣第  
進士歸宐人復舉第五女年十七以心疾夭蓋距  
宐人歿十有四年矣先是女許嫁嚴氏按禮女子  
年十有五而笄笄不爲塲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  
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予於女之  
夭不敢忽也爲之服期凡衰麻經帶皆如禮康熙  
十三年某月日葬諸姑蘇臺麓實祔予季弟南賚  
之次自予釋褐以來僅二十年始則哭吾次子蘅

於家繼哭南賚及居京師聞袁宐人之赴爲位於  
大通橋分司哭之繼又哭仲弟摺九暨從子遵慧  
於兵馬司繼又哭吾三子穗至是移疾甫越期而  
遂哭吾女焉嗟乎吾旣仕宦不偶而所遭夫婦兄  
弟子女之變復何如也其零丁荼毒如此行老矣  
雖欲媮息人世其尙能幾何時也遂爲誌其墓匪  
獨以悲吾女亦庸以自歎且悲云爾

乳媪徐權曆誌銘

乳媪徐長洲之上十七都人傭予家爲予乳女慧  
姑慧姑塲復乳五姑袁宐人之喪予念諸女乏食



類彙卷四十五  
無周恤之者遣人迎至京師媪實隨以來保視五  
姑甚謹予是時雖廁諸曹郎階大夫矣然所入奉  
錢少不能償媪之勞會媪日夜念其夫得瘵病數  
月藥之不瘳死順治十八年八月四日也於是予  
方謫官謀輕裝南還力不能與其柩俱遂權厝天  
壇東北隙地上期以明年來挈之而南予甚閔媪  
之爲婦人而旅死故賞以銘曰  
吾官於此窳則空然若旅食於此何亦天其年於  
乎傷哉歲云暮矣栖魂道左欲返遺骼改燧乃果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程周量像贊 并序

孫侍郎像贊

殷性原像贊 并序

焚香埽地圖自贊

捉筆圖小像自贊 并序

薦福寺募爨彌勒佛像贊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 并序

沼泉銘 并序

枯木筆格銘二首 并序

伏螭

眠鹿

署中石硯銘

澱泥硯銘

拄杖銘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六

文彙三十四

箴

坐右箴二首

齒剛則亾舌柔則存爾其戒之與以全身爾之不  
戒終於必折盡言翹過前有覆轍  
爾勿謂貧汙萊三稔爾勿謂賤官簿五品爾復恠  
恠欲以何求才頓機拙爾悔爾尤  
贊

世祖章皇帝御書贊

并序

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嘗出 世祖章皇帝御書示



類彙卷四十六  
臣琬於寶翰堂臣琬退而敬爲之贊其辭曰  
維 皇 區 武 蚤 夜 論 道 既 聰 既 明 大 文 斯 耀 研 精  
藝 事 與 道 俱 全 雲 章 日 華 氣 象 萬 千 宐 刻 樂 石 用  
配 周 鼓 渴 驥 怒 猊 曾 何 足 數 愛 言 藏 之 光 燭 於 天  
圭 之 璧 之 其 永 珍 之

陶淵明像贊

并序

淵明桃萼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  
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蓋自魏晉以來君  
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鬪爭紛紜其爲耳目  
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溪阻

夔絕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託  
諸文以自見設爲虛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  
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  
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絕最後蘇子瞻洪  
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人非神僊是  
不已大誤乎晉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  
攄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  
獨稱之爲至慎昭雖奸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  
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  
不自以爲黃綺卽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



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  
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  
粼源也吾見子瞻愛孔北海子由愛管幼安皆爲  
之贊遂作淵明贊曰

金行旣衰寄奴嗣起螳鬪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  
獸無所栖止桃粼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鞠搆  
東籬何以悅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沖夸二  
蘇而後其孰能和之

杜少陵像贊

并序

鄆陵梁子曰緝爲御史一年方用侃侃任職知名

於時顧其閑居爲詩獨愛杜少陵先生以予論之  
先生愛君憂國之心見於詩者可謂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矣然當其閒關亂離受左拾遺之命是必  
有議論丰采卓然自異者乃自諫房琯罷相薦岑  
參而外寥寥無所建明何也意者史氏盡軼之邪  
及考先生詩有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云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其所謂一飯不忘君  
者如此然後知史氏之軼之也信矣彼劉昫者固  
不足道以宋景文歐陽文忠之賢而猶不免於漏  
失豈不大可歎邪不然豈避人而焚之者果實有



其事邪然則梁子之好先生也必於其人有取焉  
當不獨以其辭采之工音節之壯而已於是命工  
繪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爲贊敬贊之曰  
先生之生忠愛性成丁世迍遭感激填膺有志不  
逮發爲歌詩非其欲然時則使之海涵嶽蓄莫測  
其涯後人見之四顧咨嗟亦有作者步趨後趾不  
得其形況乃神似上者陵競下則剽賊匪根於中  
蕪詞奚益嶽嶽梁子正色在廷不詭不隨鸛擊  
鷹騰誦先生詩尚論其人忠愛之性異世維鈞爰  
繪斯像以示末學有容秩如有風穆若伊我小子

是用印止纘言作贊敬告詩史

王貽上抱琴洗桐圖像贊

于思于思彼何人斯其爲人也神清而體臞如桐  
材之高且孤也其爲文也韻幽而氣永如琴德之  
淵且靜也其爲吏也烏恰朱弦翩然欲僊吾知其  
寄傲於不夸不惠之間也

劉敘寰像贊 并序

敘寰像甚似惜鼻太臄耳然敘寰老而貧方奔徙  
衣食於諸倩家何從致此泉石邪予歸計決矣行  
當與敘寰同隱遂擬楚辭以題其像曰



松風兮謾謾泉之聲兮淙淙眇煙景兮將夕君何  
爲兮山中開衿兮抱膝恣偃蹇兮松之側室人謫  
兮不知聊消搖兮自得漱流泉兮采松脂君將往  
兮復何時山中之居兮可卜我招君兮君勿辭

馬總兵五馬圖像贊

二馬磨癢二馬俛槽一馬飲河圉人刷毛維此五  
馬五皆神駿月權鏡瞳鳴則奮迅君當壯時與駿  
者俱自蜀徂粵望風長驅今雖旣耄退伏於櫪時  
不用耳其志猶管我昨見之須黑顏頰衿甲手弓  
老而復丁伏波往矣實惟裔孫糾糾桓桓邦之虎

臣

趙孟遷像贊

并序

李御史題孟遷像云方朔於今再見之孟遷因自  
擬方朔故戲之云云

歲星酒星合爲一星躔號其志齷唐其形拍張叫  
號爾女公卿人皆以爲竊桃之朔而我獨以爲荷  
鍤之伶

程周量畫像贊

并序

程周量畫像一卷其像露頂不冠眉目疏秀自頷  
以下漸豐至頤而削稍有鬣其須尤少而疏褻衣



長袞衣緇色無緣內服白而緣以青橫舒左股操  
兩手抱其右紉席方茵而坐像左有梅欒三樹右  
有池復有梅覆影池中池水泓然若遇風而波者  
其旁紮石爲陂襍草叢生可愛畫之大都如此周  
量南粵人也南粵自庾嶺以往溪谿隋谷幽崖絕  
壁之間彌望皆梅也今周量置像其側得毋有故  
鄉之思邪先是周量嘗舉壬辰會試旣得第一人  
矣而會權貴人與考官有隙謀因事中之於是科  
場議起爭指摘周量經義欲以傾考官語聞於  
上周量乃復被黜當是時權貴人之意非故有憾

於周量也特借周量爲根以快其私爾然科場之  
議日以益熾其端發於是科而其禍極於丁酉士  
大夫糜爛潰裂者殆不可勝計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吾故觀於壬辰之事未嘗不喟焉太息追  
咎首禍之人也今周量方用閣試擢爲中書舍人  
致身玉堂之上可謂一時之榮而向之指摘周量  
者輒因事席逐不復枋用久矣噫以周量之文章  
雅秀明潔投之空無所不可然不牽而遭擯落者  
豈八年於茲矣賴天子深知之故復見錄用爲  
周量者當何如竭其才力以圖報稱邪而顧惟故



類彙卷四十六  
鄉之思若欲效古之隱約山林者何也吾將見周  
量而問之於是龔芝麓孫退谷兩先生皆爲周量  
像贊而予復記之且以詩系之其辭曰  
篁墩之裔越居五羊種學績文聿來 帝庭以遨  
以遊穎而復亨乃命畫史貌此清揚粵林鬱然流  
泉淙淙胡當筮仕遯思不忘爾齒方艾爾名方昌  
益篋斯圖埃宦之成

孫侍郎像贊

未老而縣車何介且確也不窮愁而著書何淵以  
博也有鼎有彝有圖有史日偃印其側而悠然自  
娛何神志之暇逸而意氣之卓犖也其不知先生  
者則曰是殆古之獨行君子與其知之者曰非也  
夫固升游夏之堂而又據濂雒之席者也

殷性原像贊

并序

元趙子常之論景純葬書也稱其槩生氣一語且  
謂班孟堅所言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  
數之自然最得形法之要與景純說頗相表裏予  
讀而善之及觀吳下諸巫往往敢爲誕言用以惑  
衆而網利求其得理氣之學者少矣惟殷子性原  
蓋庶幾焉予延之相先大夫墓性原因出小像示



予乃爲贊曰  
或之曰夫大夫墓封因因出小象示  
邨曰茅舍山曰昆岡有黔甚口葬師之良掀顏滾  
滾祖郭禰楊年逾耆矣譽問斯翔山川盤紆松檟  
成行以乘生氣允也其長與景地焉  
焚香埽地圖自贊  
退老於蔬圃之中茅檐之下以自附太平之率民  
爾矣而士大夫之論不疑其任達則疑其好名雖  
怒者斬者譏且嘲者非一而不我知也則均

捉筆圖小像自贊

并序

海鹽張君某爲予作小像予旣題兩絕句於後復  
作贊八句塗其隙處云云

吏事婞直文材迂疏仕學俱拙媿君子儒晚而勇  
退山澤之臞穿穴經傳辟彼蠹魚舒紙濡墨敢曰  
著書信心與手聊用自娛風雨晦冥鍵戶以居人  
或不堪我心則愉

薦福寺募繫彌勒佛像贊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  
熾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求而  
不得輒相詬鬪由愛生貪由貪生嗔由嗔生癡顛



類彙卷四十六  
倒墮落無有出期是故當知棄愛樂舍凡諸眷屬  
妻妾子女以及此身六根四大一切幻合無不可  
舍何況財寶真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弃  
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清淨樂爾時吳城薦  
福古刹有一比丘法名真定精進持戒不同俗僧  
惟此比丘千劫已前於彌勒佛曾相親近深植善  
本誓畢此生莊嚴法像粵香燈燭常以供養願大  
力弘募求大衆生決定信佐成勝果善哉善哉我  
則樂以筆墨文字歡喜贊歎爲俗姓先願諸大衆  
各助金錢乃至粟帛一絲一粒破慳貪心向佛布

施是大因緣亦非因緣當知佛性離因緣故是大  
功德亦非功德當知佛性離功德故亦無彌勒亦  
無衆生當知佛性離見相故彼亦無募此亦無施  
當知佛性離彼我故不得執有又非著無當知佛  
性泯有無故若由喜舍永斷愛根見清淨性卽見  
彌勒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謂水無月何故水中常露月影謂水有月向水撈  
捉月復何在若使是一汲水在器是水非月使復  
爲二此月一見仍不離水屢轉卞度皆是妄想說



類彙卷四十六  
一傻非何況有二以此諸妄欲求菩薩如尋昨寢  
如覓己頭顛倒狂惑了無是處畢竟如何是觀世  
音菩薩貪看水上月失卻眼中珠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苦海茫茫衆生所怖一念清淨撥開雲霧惟我大  
士彈指卽渡鮫人前驅龍子後護天樂雷鳴寶篋  
泫露魚鼈鼉聚觀若堵夜叉羅刹暨諸鬼部持  
戈荷戟羸形赤股悉來歸肩踉蹌拜舞長波怒濤  
了無險阻如乘安車如蹋平路咄哉彼岸不踰跬  
步彼衆生者業皆已作浮沈五濁惡風飄墮

觀世音菩薩像贊

衆生以妄念徧造種種業復以惡業故徧見種種  
報方其得報時屢轉生恐怖怖甚輒號呼欲求菩  
薩救一聲觀世音頓忘諸苦趣當知救苦者非藉  
菩薩力如以繩自縛自縛還自解縛者旣非佗何  
故須佗救以我觀衆生皆具菩薩慧本來各清淨  
緣何受諸苦所苦從何起有起應有滅緣何了不  
滅沈淪千劫內若能破此妄起滅兩非實隨處自  
游行皆得大自在菩薩不住空菩薩不住色非色  
與非空一切俱不住我今造此像復作如是說願



彼求救者諸苦一時脫

梅檀觀世音菩薩像贊

并序

汪門毛氏以私財命工敬雕觀世音菩薩像既成其舅汪琬贊曰

若說是菩薩此是梅檀木工力加雕鐫赤金爲外飾一一假合成菩薩在何處若說非菩薩容顏妙端嚴寶冠及纓絡種種屬希有見者悉頂禮儼然菩薩在二說轉相駁畢竟皆戲論欲知菩薩性含裹十方界本來自清淨本來自真實本來自圓明本來自周徧是相了非相非相亦復非處處無礙

著故名觀自在

銘

沼泉銘

并序

予葬先大夫於堯峰之麓既訖事從形家者言命工穿沼墓南畚土逾七尺得原泉焉鑑之而清飲之而甘且有崇報禪院浮圖相距十餘里獨時時寓影泉中予以爲祥乃作銘而刻之於石置之斯泉之左

橫山出蒙伏流土中匯而爲沼氣與山通可汲可灌可溉原壑可潤竹石枌榆松檟旱則不涸潦不



類彙卷四十六  
十一  
加盈維泉之德激激淙泓先公遺體永宅其上神  
乎來游春秋勿爽

泉  
枯木筆格銘二首

并序

予與潘爾開游鄧尉山相視山中枯木有樸拙者  
輒鋸取以歸命爾開磨礱爲筆格得尤奇者二因  
肖其形命之曰伏螭眠鹿各爲銘

螭亦龍類舒爪而俛如隆中人未遇先主

右伏螭

有鹿偃息巉角呿口欲呼其友其友何人惟中書  
君

右眠鹿

署中石硯銘

左籌右算此硯與俱不角詩賦而拔簿書君不見  
今之足高而氣揚者其孰非刀筆之徒與是故寧  
爲俗吏毋爲豎儒古語有云屠龍不如屨豨吾以  
知其不誣矣

澱泥硯銘

水火土俱乃成斯質美如圭璋旣堅旣澤俾從我  
游以佐著述端谿歙谿巽女什伯

臥俱拄杖銘



危則持兮顛則扶兮獨行叢叢惟女與俱兮

水火土財以是潤質美以是彰

題沈氏

賦其不歸

今之及高而所

今之及高而所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六終

同里周靖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休寧汪繩武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七目錄

題辭

題致富書

題淵明集

題劉涓谿評班馬異同

題高季迪櫟軒集

題小兒語

題壯悔堂文集

題平母節略卷

題使琉球記一



題使琉球記二

題黃孝子萬里紀程

題庵邨和尚法嗣圖

題容安軒記

題摺九傳疑錄

題畫篋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

文彙三十五

題辭

題致富書

此書出於近世其辭不雅馴然論樹藝蠶畜之術頗可觀覽信有益於農家者流也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文益親南宮敬叔之棗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甚矣財之不可不殖也以孔子文遊徧四方其道又大被於七十子之徒然猶不能無藉於財況在後之學者邪有人於此為郎吏歲餘而其貧益甚



以是求交親道行不亦難乎然孔子又言富不可求數譏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何也學者苟有志孔子之道必不可以不知命有財而交親道行命也財不足而交且日疏道且日廢者非其人之過也亦命也故雖有是非毀譽之至乎其側亦安命以俟之而已或曰然則奚取乎此書予告之曰吾將退休於家以講求所謂樹藝蠶畜之術而老焉則必於此書取之所以自附於農家者流也非求富者也

題淵明集

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而揚子雲獨譏之子雲方自詡以爲煌煌明哲度其胷中舍劇秦美新而外所自得者無幾矣空乎於二子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也溫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通鑑不尚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略而不取可也乃元嘉四年并不載淵明之卒何也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爲詩也哀夸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填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邪抑別有義例也夫子雲曲學之士本不足道也而自溫公以訖王介甫曾



子固之徒無不好其學者同時能辭而闕之者子瞻一人而止爾溫公既好子雲至謂荀孟治不足比遂作太玄集注又作潛虛以擬之噫亦過矣咎人譏司馬遷是非謬於聖人予謂子雲亦然抑始有甚焉若溫公之不取原與淵明也得非平時之所好不免淡中子雲之毒故有時而發與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爲溫公太息也

題劉涇谿評班馬異同

予觀涇谿所評班馬異同淡歎其淺陋無識真有兒童之見不若者而舉世猶傳其書何也試以李

將軍傳言之子長於上郡太守之下卽總敘云後廣轉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云云皆以力戰爲名此正子長敘法之妙下文止擗射雕者一事以模畫之以見在上郡力戰如此則佗處不言可知矣又前文云日以合戰後文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皆與此力戰相照應人知此傳以射字爲案不知其又以力戰二字爲案也孟堅憤憤輒舉而刪除之此可謂之有法乎而涇谿則評云史記錯出非是且子長別用程不識兩兩相比共作三段此政以容形主能令李將軍須眉



生動可謂史傳絕調孟堅仍之良是而須谿又評云程不識爲人何爲於此可去不去若有憾於孟堅者彼豈知作史之道哉以此遺誤後人則天下安得有古文辭耶前李聖一先生過予飲被酒慨然曰四庫書終身讀之不盡吾欲盡燒其無義理者吾子以爲何如予方疑其失言今由須谿觀之然後知先生之言不妄也天下淺陋無識如須谿者何限安得先生盡燒其書哉先生名敬本家吳縣之東洞庭山今爲江寧府人方任左通政其生平持論奇偉類如此

### 題高季迪槎軒集

按王文忠公缶鳴集序云詩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張子宐哀辭序則云先生自類其詩千五百首今考周氏本總千有一首其數與序不合外又有是集十卷詩七百二十三首姑蘇襍詠一卷詩一百二十二首內惟贈張省郎及越來谿五丈石飛來峰瓊姬墓諸作重出餘俱缶鳴所無合三集共得一千八百四十餘首佗如徐氏本雖名大全而實則軼去者多矣錢尚書受之爲列朝詩選於先生詩率取諸缶鳴大全豈猶未見是集邪集爲予



家塾所藏蓋異時乞諸史翁辰伯者乃成化閒張習企翺所刻也辰伯與汪氏有連其人博洽而不長於詩往往誤加改竄如咏雪禁體改凍為雪賦得烏衣巷送趙子將改檣頭為牆頭之屬先生蓋用子美檣燕語是也予略加是正擬同缶鳴襍咏重鑿諸木故為跋之於左至於先生出處本末則李志光作墓誌銘口敏又作傳已詳之矣茲不復云

題小兒語

沙隨呂公得勝作小兒語二卷其仲子侍郎公坤作續語三卷演語一卷皆不越委巷俚談閨房兒

女子之所習者而勸誠存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聖人之道兼徹上下非有幽深玄妙奇特而不可測者也故其功由日用飲食而極之可以盡性至命化民成俗所謂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也蘇子由本不知道遂謂道有不可名言者及其論子夏之教人也則又善其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不急於道審如是也豈道之於洒掃應對果有截然為二者邪夫亦支離悖謬失子夏之本意矣惟子程子則不然其說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知此則於易養正之說庶幾其能相發明與故吾謂



是語也不獨爲閨房之勸誡已也雖曰聖賢之教大人先生之學不外是焉可也竊願廣其傳以俟後之求道者

題壯悔堂文集

集十卷商丘侯方域朝宗著朝宗本賢公子孫席祖父之遺結納名士頗以豪俠自命與桐城方以智賢池吳應箕宐興陳貞慧如皋冒襄諸子友最善有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退居金陵不爲諸名士所齒嘗欲納文朝宗會其家有伶人一部以聲技著名江南能歌大鍼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朝宗

知之於是諸子方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凡吳越閩楚豫章之客皆在不下百餘人促徵阮伶佐飲大鍼心竊喜以謂藉是可與朝宗交矣因立遣其伶復使使者訶之酒酣方度曲四坐相顧稱善使者忝告大鍼大鍼心益喜已而朝宗與客使酒厲聲論天下事脫帽箕踞叫呶紛紜遂稍及大鍼戟手痛罵不絕口與歌管之音相襍大鍼聞之乃大怒尤恨朝宗切骨越五年而禍作集中所謂爲左兵內應被逮下獄者蓋以此也予又聞朝宗嘗游金陵挈其橐數千金寓居桃葉渡上日夜



名故人善酒者挾妓彈琵琶縱飲所治盤饌甚盛  
費輒不貲有膳夫忤意急叱出搃殺之投其尸秦  
淮水中是時候氏執方張見者皆咋舌不敢問朝  
宗之任俠使氣皆此類也末年來游吳下欲刻其  
集集中文有未脫橐者一夕補綴立就士大夫以  
此益奇之冒襄字辟疆每爲予語朝宗未嘗不遲  
回太息云

題平母節略卷

詩二南半爲后夫人作聖人旣繫之正風至於邶  
鄘衛爲變風之始而鄘詩復首柏舟其後乃以牆

有茨采唐鶉之奔奔諸篇繼之蓋聖人立教之意  
所以望其爲此而戒其爲彼也淡且遠矣如馮孺  
人能持苦節以終其身又能教其子用文章取名  
於世其於共姜奚媿焉於是王茂遠宋玉叔旣爲  
之傳諸士大夫復從而賦詩寵之凡如千篇異時  
有撰輯 本朝詩者苟不取法乎聖人則已如法  
聖人繫詩之意則必不遺乎此也且微獨不遺而  
已必將采其尤工切者冠諸篇端以端風化而勵  
末俗平氏益姑埃之

題使琉球記一



陳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書既從張御史學禮  
往使琉球嘗授琴於其王世子還至京師爲予備  
言海中魚龍之變幻日月之出沒煙濤雲浪之倏  
忽有無與夫琉球風土之醇愿人物氏族之喬壘  
儀文器數之樸略近古可喜可愕多記中所不載  
者予聞而羨且慕之爲之拊掌起舞恨不能經行  
眺覽其間也魯蘇明允有言大丈夫不爲相得爲  
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今陳生雖不爲使幸得附  
王人以行出其技能遠自暴著於數萬里外爲  
予所羨慕雖蹈海奚憾哉於是陳生又言往返海

上蓋瀕死者數矣其始遇盜於海口則幾以兵死  
既而逗畱大洋中所貯水米告盡則又幾飢渴死  
夜見大魚浮海面揚鬣噴水水涌起數丈所乘船  
震撼欲覆又幾沈溺死隨風引至琉球北山得登  
岸稍逾數十丈卽當墮入落際洋中不可上又幾  
死越北山遇風雨卒至兩龍夾舟飲於海又幾死  
及歸而復遇大風雨桅裂颿壞柁繩中絕飄蕩三  
晝夜不知所之又幾死抵閩界上輒潛行賊島閒  
數百里懼爲所得又幾憂悸疾病死顧得仗天  
子之芘中國之威靈數瀕死而不死天吳海若實



陰相之蓋其自以為率者如此然予猶有憾焉求諸古人如游輞川泛漢陂周覽洞庭彭蠡沅湘雲菅之芻此其蹟之所涉耳目所經見者以披大海直比於枯水勺泉耳然且作為詩文相與張大而稱說之況乎奇觀異聞什伯於此不有雄偉恢閎絕倫特出之作以述其事而陳其狀歸而上諸史臣藏諸藝苑以媲美齊諧志怪之書將何以誇示後世為無窮之傳耶惜乎陳生者方沾沾以琴書自喜猶未暇及此也

題使琉球記二

琉球即古流求也予嘗疑陳生所言多不合史傳顧陳雖狂生頗不能緣飾言語豈史傳固出於傳聞未可據之為典要邪及考嘉靖中四明陳侃使琉球錄其中有羣書質異數條亦力辨通典一統志羣書錄星槎勝覽集事淵海所載非是以為殆郢書燕說之類然後知生言之不誣也抑予又聞之管苻堅時新羅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俱異於古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夫焉得同然則今之琉球或亦類此此皆記中所未考者故略題之



題萬里紀程

紀程曷爲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爲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開疾風盲雨之噬懸崖絕壑溪谿危徇之恐山妖木魍猩鼯豺虎與夫獐人猺子盱眙咋噬之虞烽煙戎馬營壘

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旣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讀之旣竟作而問客曰管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萼皆嘗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俵俵焉故其尋之也難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



居蠻獠中無恙也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芻皇羽檄之間蒲伏無人之境瓣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黧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爲閒謀卽譟爲匪類其牽脫於刀刃劒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旣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

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題庵邨和尚法嗣圖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此師道所由昉也今夫醫藥卜筮之術承蜩弄丸彈棊蹴鞠之技猶必有所受教而後能工況其爲聖賢之學者哉浮屠氏之談禪者皆本達磨以下諸祖



故謂之祖師及其摩頂記刻則又各自有師然吾聞大慧嘗游大陽洞山閒既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授因竊念曰禪有傳受豈祖師自悟自證之法遂棄之而徧歷諸方由此言之浮屠氏之所謂師弟子非若吾儒之師弟子然也故當其既悟則佛可訶祖可罵禪版几案俱可付之一火蓋彼方僭此爲大機大用洞徹了當之所在而豈嘗拘拘於威儀禮數之中哉若清上人固庵邨之嗣天童之孫也來游京師乃悉取其同門受法者若干人列之爲圖而又沾沾焉以

己說序之吾不知其於彼法之所謂自悟自證者果有得焉否也雖然魯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然則士大夫之陰賊詭譎叛其師友以去者良不少也而浮屠氏獨能區別受授之由來所以衛其門牆者惟恐不嚴而守其衣盞巾拂者惟恐不至豈不猶賢乎哉若上人是已吾故有感而書之

題容安軒記

子汪子旣作是記宣城梅子讀而歎曰先生其殆



有道者與或笑於旁曰非也吾聞至人之於道也若承蜩若撻鉤其視憂患也若虛舟之觸其履之而安也又若沒人之入水若醉人之墜車夫固泊然無心與造化游者也今先生乃不勝得失禍福之慮襍然攻於胷次而形於起居動靜之間明知其不可柰何然後呶呶聒聒俗一言以解之以自託於淵明子瞻是果可謂之無心乎苟無心何有言苟無言何有記哉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曰先生非有道者也於是子汪子聞而善之遂錄其語

題摺九傳疑錄

錄末永王事見於國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皇子者至京師入故嘉定伯周奎家奎畱之二日遂以僞太子疏於朝於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非是旣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癩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略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略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謚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



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  
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  
賢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  
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  
畱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  
舉朝猶庶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旣改而欲緩頰搭  
辭於其間不更難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  
措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今繕寫御史  
趙開心以下四疏附諸卷末使著書者有所考云

題畫篋

黃山谷曰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賢者奪  
之今吾所蓄者類皆不一錢直或可冀子孫世守  
乎然使後人不似又以其無所直也而遂弃爲覆  
瓿藉物之用則吾無如之何矣子美誚淵明詩有  
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由此言之後人之似不似  
固不足恤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予竇與愚問其卦辭辭由出言之新人之知不知  
辭辭妙之用則吾無取之何矣于美簡賦則詩亦  
乎然對新人不以又以其無也直也而後其為賢  
之今吾也蓄蓄醜者不一幾直也何冀于終世守  
黃山谷曰有也始也富者如之有也男也賢者奪



